

目 录

仁怀县城的变迁及有关的几次农民起义

- 活动……………周梦生 (1)
- 闲话蒋介石赶王家烈下台……………周梦生 (27)
- 王姓地主五代压迫剥削农民调查记……………罗次启 (30)
- 号军在仁怀……………杨洪武 (36)
- 仁怀县临时参议会和参议会的组建概况……………王明星 (42)
- 三青团在仁怀的组织活动……………王明星 (48)
- 忆《仁锋》与《仁锋漫话》……………王云樵 (55)
- 仁怀县佛教理事会和茅台功德念佛会……………莫予勋 (59)
- 忆遵义大捷……………邓寅章 徐文仲 (61)
- 红军四渡赤水第三次渡河时在仁怀境内活

动情况……………徐文仲 (79)

“中华起义反共救民军”覆灭

- 记……………程勤立 李良臣 杨华昌 (95)
- 银水水库修建经过……………袁泽光 (109)
- 仁怀县的小学教育……………陈启中 祁德铭 吕濯章 (121)
- 仁怀县的中学教育……………赵明长 (132)
- 清末民国时期仁怀的私塾……………吕濯章 (136)
- 仁怀县少数民族教育纵述……………赵明长 (143)

本刊已出各辑责任编辑：徐文仲

仁怀县城的变迁及有关的 几次农民起义活动

周 梦 生

仁怀县在亭子坝建城，始于清雍正十一年，至雍正十三年竣工，整整修了三年。它从公元一七五三年建成，迄公元一九五二年拆城，足有二百一十年的历史。公元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仁怀县解放，公元一九五〇年元月仁怀县人民政府诞生，次年开始拆除城垣，断断续续的拆了好几年，才把它拆光了。

据文献记载：当年建城，的确很不容易，从距城五华里的石厂去开山打石；十华里以外的石子坝去烧石灰，十五华里的石板圪沟去采伐木料。山路崎岖、不上就下，运输困难，动用了大量的民工，耗费了不少的钱财，这在当时来说确乎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了。这城它的质量在贵州省内在县一级的城堡中，都是很有名气的，它是仁怀县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血汗的结晶。

我家住县城南郊，已经五代人了，出于对家乡的热爱，前几年我就想用文字对这座古城二百一十七年的兴衰历史作一简介，让青少年们从中得到启发和教育。我以耄耋之年从

事写作，难度较大，兼以知识面不广，县里又缺乏资料，在未动笔之前，我注意搜罗，仅搜集得玉屏寺、马公祠的碑文各一。其它碑碣，在十年动乱中被毁掉了。我还走访了好几位老朋友，他们对地方上的掌故记得多，知识也比我丰富，对我有很大的启迪。

仁怀县始建于宋朝大观三年（公元1109年），县治在今赤水之复兴场，旋又废去。明万历庚子年（公元1600年）复设置县，县治仍在复兴场，后又把县治迁往“留元坝”（今赤水县城），另设行署于县内之生界坝宝峰寺（现仁怀冠英乡）。雍正十一年（公元1733年）仁怀县知事杜铨奏准，领帑一万五千八十两零在亭子坝筑城，到了雍正十三年（公元1735年）新城落成，一直到解放后一九五三年曾迁县治于茅台镇。一九六六年又迁回亭子坝，总计共迁徙过五次。

仁怀县城，城周四百六十三丈，计二里三分，高一丈，厚五尺，枪眼九百个。在城垣上有将台一，炮台二，设四门：东叫朝阳门，西叫丰乐门，南叫文明门，北叫永安门，各城门都建有高大的城楼。据《遵义府志》等书籍记载：城垣曾几次扩建，在石墙上添砌五尺高的青砖，再在青砖上砌青条石垛口。扩建后的城墙，高度约两丈，四城楼还超过两丈以外，城中的衙门，文、武庙，义仓、街道以及其它建筑物，都是建城以后逐渐完善和增修的。现将清初至民国初年与仁怀有关的几次较大的军事活动叙述如下：

康熙十二年（公元一六七三年），三藩之乱起，三月尚可喜告老，要求以子之信嗣封广东，清廷令撤藩归辽东。七月，吴三桂，耿精忠请撤藩，以探朝旨，康熙与大臣明珠等决策许撤藩。十一月，吴三桂举兵反。这场削藩斗争，时间

几年，战火弥漫云南、贵州、四川、湖南、江西等省。康熙十七年（公元一六七八年），三月，吴三桂在湖南衡阳称帝，年号昭武，八月吴三桂死。康熙二十年（公元一六八一年）九月，清将赵良栋于消灭四川吴军后，进至昆明，十月破城，三桂孙吴世璠自杀，三藩之乱结束。当时四川所辖遵义府属州、县亦遭兵燹之灾，山西提督周卜世疏报：“遵义贼兵肆乱，臣遣总兵官李师膺，游击张所元等率兵往剿，真安州（今正安）伪知州金仕俊、仁怀县伪知县吴逢圣相继投诚”。遂复真安州及仁怀、绥阳、桐梓三县。据史料记载：四川省辖遵义府属州县，卷入了吴三桂反削藩的斗争。战火熄灭后仁怀县城乡残破不堪，庐里为墟，哀鸿遍野，十室九空，民不聊生，其悲惨之状，非言可喻。

清道光十八年（公元一八三八年），仁怀县农民起义军的首领谢法真、穆继贤等在仁怀县属小溪里、小溪沟，习水县属温水区利用迷信造作天书，聚众起义，拥穆继贤为困山大王，嗣称川主，统驭众目抗拒清廷、星火燎原，势不可当。从清廷的一些历史文献的记载，也可略窥这次起来的端倪。如《清实录·宣宗实录》记载：“道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谕军机大臣等：本日据依里布奏：贵州仁怀县匪徒穆继贤等纠众滋事，据险抗拒，现在进攻未能得手，查核情形，非厚集兵力不能克期剪灭。已调提标及威宁、定广、永安、平远、长寨、毕赤等二千二百名分往协剿，并带同义安镇总兵阿精阿前往。现经该提督与司、道等分路进攻。该处四面皆山，形势险峻，山口路窄，人难连骑，又被该匪徒垒石树栅，将各路截断。我兵枪炮兼施，杀毙数十人，我兵亦阵亡外委一员，兵丁数名。贼巢墙垣高厚，并用大木架立栏栅，

蒙以牛皮，坚固异常。一时不能催破。道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又谕：本日依里布等由四百里驰奏：“伊里布等拣调兵弁，亲往督剿，该逆等仍敢恃险负隅，突出迎敌，并于地道中暗放枪炮，伤我兵丁。余步云及藩司庆禄等添铁裹挡牌及土囊柴草一切火攻器具、统率兵弁、四面协攻，竭一昼夜之力，杀毙贼匪二百余人，并焚毁贼巢，烧毙压死之贼不计其数，坠墙投池及自行缢毙者亦不下二三百人。复经各员并分路扑攻，四处搜捕，合计杀获首伙各犯约千名。其逆首谢法真、穆断贤、袁明伦等均已就擒，地方业已肃清，”这次谢法真、穆断贤等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反清武装斗争，从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初一日起至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止，时间不到一月。农民起义军高举义旗，大声疾呼，从者如流，清廷惊慌失措，各处调兵围剿，起义军英勇奋战，据险攻守，杀伤清兵不少，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

清咸丰四年（公元1854年），桐梓县九坝人杨龙喜（又名杨凤）、遵义县芝麻坪人舒犬（业裁缝江湖小艺）仁怀厅人吴三省（平日卜挂算命为生）等，于咸丰四年正月，吴三省在桐梓九坝地方遇见杨龙喜，杨邀到他家中商议说：“有湖广人舒明达，自幼生有奇相，夜间睡牛棚，红光四射，定是真主”。当即叫吴替舒明达推算八字，吴算后说：舒明达八字极贵，必有九五之份等。杨龙喜又把自己的年庚叫吴推算，吴说他的八字是独虎占天门，自己定是大元帅的命，若肯保主起事，将来定有丞相位份。又为卦卜吉凶，吴说起事大吉利，杨龙喜便留吴在家，与舒犬等一起策谋聚众起义，他们率起义军于当年闰八月初六日攻占了桐梓县城，挟持了新任不久的知县陈泰阶，到娄山关放走。杨龙喜起义军占领

桐梓县城后，立国号名“江汉”。拥舒犬的第四子为主公，杨龙喜为开国大元帅，刻木为印，广方四寸。将桐梓县改名为“兴州”，九坝改名为“赛波府”，以曾联魁为知州事。起义军自称为黄兵，实际上是白莲教分支斋教的教军。旗帜上大书嗣明和江汉元年字样。张贴布告免征粮税三年，永远取缔蹶戡银，发布了《江汉皇帝诏》原文如下：

“奉天承命，明裔江汉皇帝诏曰：朕自大明，失基以来，伏居九世，今承天命，自忝薄德，不负天命，焉敢妄动，不顺人心，实为君之难矣。今观尔清，不思仁君大度，久想用夏变夷，卖官鬻爵，加赋征商，剥削民财，害民日甚，生灵以坐幽暗之中，无不号泣于昊天也。近日粤西以檄文相请，朕实不以为念，意欲与民并耕，恐恩未加乎黎庶，心与百姓同乐，惠德未及于寰区。斯时也，清满尤不痛改，复又严派军需，逼捐加赋，实为上之不仁，故为下之不忠，百姓人人切齿，黎庶个个寒心，朕安忍坐视而不救民于水火之中。以朕亲统蒸民，大兴仁德之师，问尔清满之罪。朕师到处，无犯秋毫，士农工商各居正业，必须安诸如常，切勿闻风惊触，自招流离之苦。然而朕非徒复先王旧业，实为苍生除暴。四乡土豪毋许乘势抢夺乡民，奸淫悖道，一经访闻，并其诛戮，决不姑贷，冀体朕好生之仁，自保尔家人赤子，不负朕心，为良为庶，布告天下，咸使闻知。新立江汉元年八月十五日式。

杨龙喜统帅的黄兵，以“唐，狼，宝，字，训”五字为号。杨龙喜是唐子，陈小霸王是狼字，宝公是宝字，王三鲜巴是字字，杨金是训字，共计六万多人。杨龙喜封吴三省为护国军师，大小头目都听他的调遣。吴三省又遣杨金率领人

马去破仁怀县，吴三省与杨龙喜率主力军直逼遵义城下，力图攻取府衙。杨龙喜指挥起义军轮流攻打遵义府城，围攻两月未能得手。清援军赶到，把雷台山营盘烧毁，杨龙喜才率部转移。

杨金是杨李村杨李湾（现属仁怀县银水乡）人，杨金所率训字黄兵，先占领了温水汛（温水汛当时属仁怀县），先遣部队由邹神保、傅元勋等率领，驻扎仁怀窑坝，仁怀知县容保泰带练勇三百名，把总王明安带清兵五十名，武生朱映奎，曾占魁等出城堵击，行至唐村与黄兵遭遇，练勇与清兵被四面包围，伤亡大半，容保泰、王明安被俘处决，曾占魁等亦阵亡。黄兵乘胜占领县城，将仁怀县改名为“新开县”。由杨金任县知事，杨总共占领县城一百二十五天，嗣后由川军会同仁怀团首雷昭然夺去县城，杨金突围血战，于麻柳场壮烈牺牲。

杨龙喜主力军围攻遵义府城，师老无功，而清廷各路沿军剧增，杨龙喜率部转移：经安底场、三重堰，直到黔西州和大定府属白马山安家嗣。咸丰五年（公元一八五五年）四月二十二日，杨龙喜在石阡府葛庄司牺牲。护国军师吴三省在永宁县文家岩山梁与清军打仗失利，退往河坝，又被各路清军赶到，三面包围，吴三省被俘解省，于咸丰五年四月二十二日遇害，舒裁缝也于同年六月三日被捕遇害。这次农民起义时间虽只有十个月，杨龙喜等教军的领导人壮烈牺牲后，他们的部下仍在，继续战斗直至咸丰九年（公元一八五九年）才宣告结束。

这次农民起义，动摇了清廷的统治，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种种矛盾，兹录《清实录》的部份

资料于下，以便读者进一步了解这次农民起义。

咸丰四年的上谕摘要：“提督统辖全军，现当剿匪吃紧之际，若临事畏缩，何以使将士争先用命？况该抚等先后所谓调官兵为数不少，各省筹餉亦数逾钅万，若该提督一味退缩，糜餉老师，咎将谁执”？

咸丰五年的上谕摘要“贵州逆匪杨凤伏诛后，余匪窜至四川边界，复有逆党舒犬、舒祖新死党，仍图回窜”。

咸丰五年上谕摘要：“逆匪在贵州北境滋扰，蒋霁远带兵出省驻守扎佐，赵万春驰赴遵义，剿办均未得手，以致余匪窜进四川境者尚复不少。该巡抚提督有统辖全省之责。当该匪初起之时，既未能及时扑灭及带兵剿捕，又未能迅速藏功，致令蔓延，殊堪痛恨！蒋霁远着革职留任，赵万春着即革职，仍留军营以观后效。现四川提督万福已带兵由蜀赴黔，所有贵州官兵，统归万福统带”。

咸丰十一年十一月（公元一八六一年），冀王石达开亲自率领所部太平军，沿湖南、广西、四川、贵州边界北上进入四川境内，想占涪州后再抢渡长江不成，旋进兵重庆方向寻找渡河点又不成。同治元年四月（公元一八六二年）太平军在涪州失利，由綦江一带南下，石达开部第一次进入贵州，活动在正安、桐梓一带，不久太平军又挥戈北上，进入南川，在南川与敌作战失利，第二次又南下入贵州，活动在仁怀、桐梓、绥阳一带。当时只在仁怀县属温水、寨坝一带活动，这里系四川綦江县交界的边区，距仁怀县城较远，其后太平军大举南向，到达遵义县境的板桥后分兵，一半趋鸭溪，一半留遵义。此时李复猷部进驻海龙坝。九月初四日，李福猷率部经遵义县松林、毛石坎、干溪入仁怀县属楠木

坝，仁怀县知县沈竣督兵守陴历七昼夜，李复猷无意攻城，绕由钟山下茅台村往黔西、毕节而去。当时太平军分兵三路向云南进发：北路经赤水去叙永，中路经黔西、大定毕节去镇雄；南路经黔西州攻城未下，过郎岱经安南直达沾益。据前辈们讲：翼王曾经过仁怀县城边下茅台，但迄今尚无确实可靠的资料证明翼王当时在李复猷军中。

同治二年春（公元一八六三年），李复猷部在川南、黔北一带策应翼王石达开渡过金沙江，传说翼王石达开也在李复猷军中，实际并非如此。同治二年（公元一八六三年）夏，四川布政使刘蓉在四川省清溪县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讲话可资佐证：“石逆此次入川，声势与去岁大不相同，其先遣中旗赖裕新为先锋，张翼王旗帜，出冤宁、渡峨眉，攻邛州、逼成都，以诱我出兵堵截，复派其宰辅李复猷部骚扰川南，黔北一带，亦打出翼王旗号，以为疑兵，引诱我分兵阻击。然后自率主力乘间蹈隙，以巧计渡过金沙江，陷河西、出宁远，先锋已达冤宁，石逆用兵之狡，实为之历戎行者所少见”。这说明李复猷只是打出翼王的旗号，以为疑兵诱敌而已。

咸同年间贵州号军，是一支汉族为主的农民起义军队，它们承袭白莲教在四川、湖北起义时所用四种颜色头巾作标志，故有红、白、青、黄号之名。其初以宗教发动群众，称花灯教为白莲教，在贵州的分支。白莲教教义崇尚光明，以“明王出世”相号召来推翻清朝，所以“反清复明”就成了号军的政治纲领。

咸同年间，白莲教在贵州的教主是刘仪顺，所传教徒遍布红、白、青、黄各号，而刘仪顺直接掌握白号，节制红、

青、黄等号，凡教中人都称他是刘老祖祖。

咸丰七年（公元一八五七年）刘仪顺，何冠一等在思南县鹦鹉溪发动起义，以白色头巾作标志，故称白号。咸丰八年（公元一八五八年）至同治六年（公元一八六七年）为白号军蓬勃发展时期，先后以城头盖、荆竹园、偏刀水等处为根据地，筑寨设卡固守。建号“江汉”，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组织机构：既有大师父、二师父的宗教称谓；又有王、公、太师父等封号。立朱明月（贵州遵义人原名张保山）为秦王，通称朱王。同治三年（公元一八六四年）朱明月称帝，建号“嗣统”，不再用“江汉”年号，刘仪顺此时为军师，攻克府、厅、州、县城池十多座，有力地打击清朝封建主义的统治。

为了让读者对白号农民起义军于同治三年攻破仁怀的实况更加了解，兹将当时或稍后的一些碑文、实录抄录于下，以供参考，由于这些作者的立场所限，文中的某些观点和提法是错误甚致反动的，读时应予注意。

《重修玉屏寺序》云：“盖闻莫为之前，虽美弗彰，莫为之后，虽盛弗传，故造物之生，亦必本其自来矣。如仁怀县西门外钟鼓山后玉屏寺始自乾隆初年，众善士创修大雄宝殿左右廊庑，装满神像，招尼僧为主持，境闻晨钟暮鼓之音，佛受灯火香花之供，果然四境清宁，万姓奠安。岂料盛衰有数，盈虚不时，于同治三年（公元一八六四年）号匪陷城，殃及山寺，烽火之余，片瓦寸木，灰烬无存。尼逃川省，直至五年，城恢复，始自归来，寻其故址，几不相识，蝼蛄草荒烟之下，徒切伤心，栖颓垣碎瓦之间，城难奉佛。最可怜者，鹤归失巢，燕至亡垒；最可悲者，佛祖披蓑，大

士戴笠，目击神伤，于斯为甚，是以望空拜祷！对圣言誓，重修庙宇，再塑金身。凭一己之微忱，募众姓之慈悲，或助砖瓦，或助木石，或以金帛，或以谷米，集众腋以求裘，纳细流而成海，谨择吉于巳巳年（公元一八六九年）二月初五日鸠工庀材，就址重修殿宇，装塑神像。伏愿十万善士，慷慨乐施，降甜霖于菩提，功同浩海；舍泉力于佛地，价重连城。倘荷源源而济，势必渐渐而成。佛彰感应，语坠天花，寺再重兴，终蒙善果，谨序。

光绪四年戊寅（公元一八七八年）岁秋月

上浣吉旦

《马公祠、马钧墓碑记》云：“马君讳钧字调甫，浙江会稽人，同治元年选仁怀县知县，二年求任，值贼乱，悉力守御，待援不至，三年六月八日城陷，举家殉难，贼还，县民葬之南郊，宗亲无人，未得迓扶籍，十△年山阴何君铨官此为之碣，未及封而去，光绪七年以永宁知州调署于此，巡视城垣，见君荒塚，慨然久之，乃出资为之封，并购地置享堂，以垂诸远，诗曰：访之诸父老，艰烈绘当年，魂返关山月，寒鸦噪暮天”。

光绪九年孟春月湖南甯乡崔暕记

《重建马氏享堂记》云：“世之论人者，务从其口，犹自诩为公，如马君调甫之守仁怀，至阖门以殉，人多以用人未慎短之，夫用人未慎则闻之矣！然其时内无食宿，外无援兵，且仁怀城外，四山高耸，尤不易防守，即用人得当，亦未克保完城，兼闻其时，适五鼓大雨，而调甫率乡民壮抵御不及，遂至阖门殉难，以视先去，为民望者，相去岂天壤哉！光绪八年，陳承乏于此，出资为之理墓，并建享堂，及十二

年复任于此，见亨堂倾而欲覆，更出二百四十金，重建亨堂，并置岁修之业，俾永久云”。

《穆宗实录》记载：同治三年十月二十二日（公元一八六四年）又谕：骆秉章奏：“官军攻剿滇黔各匪获胜，并越境克服仁怀县城。恽世临奏：楚师肃清天柱各寨，及东西等防情形一折。黔滇与川省接壤，隘口分歧，寇踪时出没叙永间，骆秉章此次所派刘嶽昭等军剿败仁怀窜匪并越境攻克县城，实能不分畛域，调度有方，现在仁怀县城已有黔省兵练驻扎，刘嶽昭以遵义各属遍地皆贼，回顾边防，所有该处搜剿余匪，及遵义各属号匪，均须力筹扫荡”。

上述碑文和《穆宗实录》的记载，确证同治三年六月八日白号农民起义军在青号友军的配合下，攻克了仁怀县城，清将刘嶽昭虽夺回县城，只争得点、线，而绝大部份地区，仍在白、青号军的势力范围内。

咸丰八年至同治六年，在这十年中，是白号农民起义军的极盛时期。同治七年六月出现悲局，川军攻陷玉华山，又破岩门关。刘仪顺与右丞相秦崐崐间道出走，被叛徒出卖，为清军所捕，送到成都，英勇就义。不久朱明月亦为清军所害。

咸丰、同治年间李复猷统帅的太平军在贵州境内的红、黄、白号农民起义军和回、苗等民族农民起义军汇成一股反清斗争的革命洪流，一时革命的熊熊烈火，几乎燃遍全贵州，其声势之大，斗争之剧，时间之长，均胜往昔。它们与敌人浴血奋战达四年之久，在贵州近代农民斗争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篇章。

清光绪己亥年（公元一八九九年），仁怀县火石岗石滚

头（现属仁怀县三合区团结乡）农民陈玉川率众起义，凡当地及邻近地区受传教士及教徒压迫的农民都纷纷响应。陈玉川以灭洋教相号召，博得广大农民拥护，连平素以抢劫为生的张立堂、廖子香亦参加结盟。石滚头距县城只有九十华里。陈玉川以务农为生，他本人是哥老会大爷，县内石滚头附近的乡场以及与川南毗邻地区，都有一定的影响，他受四川农民起义领袖余栋臣的影响很深，本人又迷信神鬼，这是促成他起义原因之一。据前辈们和陈玉川有交往的人告诉我，余栋臣在四川进行反教会斗争，公布的一些文告。由哥老会跑码头的兄弟们传送给他的，他看了后很受启发，因陈与余栋臣都同是受传教士和教民的压迫。陈玉川所处的时代，正是贵州的教会更加横行，教民犯法只要传教士一张名片，地方官便释放了事，教堂成了“独立王国”，传教士成了名副其实的“土皇帝”。在贵州的各次教案中，都是传教士及教民的“肆行无忌”引起的。但清政府一味投降媚外，结果都是以人民被压迫，有民族气节的地方官吏被革职和大量赔款而告结束。与清政府及其地方官吏屈膝投降相反广大人民，不甘于受奴役、迫害、挺身而出，同传教士、教民作坚决斗争陈玉川就是其中之一。

清光绪己亥年（公元一八九九年），仁怀县七、八、九三个月淫雨成灾，斗米价格由六佰钱涨至二千余钱。一九五七年火石小学教师冯文成曾采访过陈玉川的兵部元帅马见三，那时马已八十四岁，当时马讲的起义经过大抵如次“……久雨不晴，以陈玉川为会首，向当地广大农民劝捐钱米，在灵山庙设坛祈祷（现在三合区团结乡幸福村）求神拜佛，求老天爷下雨，道场做了几天快要结束时，请会首陈玉

川亲自顶礼拜忏表示虔诚。突然间天空乌云翻滚，雷鸣闪电，会众面目失色，惊雷过后，在神案上拾得兵书一本，封面上有一人像，身体魁梧，手执宝剑，众人见了齐说：“这是陈大爷的化身，于是大家便推陈为首领，在庙上开山堂，宰香发誓，打出‘顺清灭洋’的旗帜，召集人马起义”。农民起义由于时代的局限，总要带点神话迷信色彩，这是不足为怪的。

清光绪己亥年八月二十九日（公元一八九九年），陈玉川统率张立堂，廖子香各部人马进攻二郎坝天主堂并教民二十六家。同年九月十二陈玉川率部进仁怀县城，沿途无阻，长驱直入。仁怀县知县林赓尧，把总苏荣发及所有团练均闻风逃遁。在城中的内应刘宗安大开城门，迎接陈玉川的人马进城。陈当即叫人鸣锣周知：叫城中父老昆季，诸姑姊妹们勿惊惶，勿出走各安生业，只是把衙门内右边的“普济堂”捣毁，打开监狱，释放囚犯十二人。当日下午陈玉川带队伍离开县城，对城中商店、住户秋毫无犯。官方所谓的“纠党谋逆、肆行焚掳”全系诬蔑不实之词。

陈玉川起义后，清政府飭贵州营务处张胜严负责剿办，并电四川督臣奎俊派兵协助，还派出了一支洋枪队。当时的地方官吏向清廷禀报这次起义的奏折中说：“十月初四日陈玉川回甯河沟场（现属仁怀三合区团结乡），该道员立率所部亲往搜剿，次日复派同知刘大琮督队抢登贼垒，始知贼已夜遁。各兵分路搜捕，拿获陈玉川及其子大禧、小禧及悍贼吴刚廷、王九和等数十名，十一月初五日押解来省，当经前抚臣督司道提犯讯明，当即恭请王命，将逆首陈玉川凌迟处死，余匪一并正法”，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洋教斗争，被清政

府的洋枪队所扑灭了。

清光绪三十年（公元一九〇四年）正月，仁怀县境内又爆发了袁清芬，袁均芬弟兄，家住三岔（现属习水县良村区三岔乡），家道小康，他们平时喜练武，对弓马刀剑都较熟悉，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号召力，一般人都称袁清芬是“二神仙”。笔者于一九三九年在习水县政府工作时趁工作之便，曾到三岔去凭吊古战场。并在良村区大濫坝找到袁清芬的十大元帅之一的何××那时何已年过花甲，在清兵围剿中，他负过重伤，当时他和我讲：“袁清芬去邻近四川省合江县飞龙庙求神，拾得兵书和经书转来，在家里设坛讲经说法，招收信徒，没有多久，就收了几千人。凡弟子不分男女老幼，每天都要念下列符咒“三仙祖、显威武、威威武、威武武”据何讲：“二神仙”说的只要唸了，就可以避刀枪水火。

据官方的资料记载：袁清芬、袁均芬为首的农民武装起义，是以仇教为名，在三岔场“编立营棚，分扎要隘”。他们于光绪三十年正月初五（公元一九〇四年二月二十日），攻入温水场（仁怀县属温水经政厅的所在地），川黔一带“沿边伏莽纷纷起应，遵义一带人心惶惶”。清政府动员了贵州的驻防营及赵尔丰的川军，才把袁清芬为首的农民起来军镇压下去。据曾参加过这次镇压农民起义的练勇队长孟特珍告诉我：这次镇压活动非常残暴，四川军队用开花炮轰，被屠杀的男女老少（包括投河自尽的）以及婴儿达三千余人。一九八五年我再度过三岔时，又询问当地人和孟特珍先生当年对我说的完全相符。

黔北各县从民国初年至民国十二年这段时间，匪风猖獗，人民不得安居乐业，官府也无奈其何！仁怀县只有鲁

班、坛厂、水圹等少数场镇，由当地有势力的团绅出面维持秩序。当时的仁怀县城则由祁佐猷、陈德培（他们分任区长、警备大队长）挑起城防的担子，士农工商都听他们的招呼，他们分兵把口，责任到人，加固城垣工事，在蔡家坡上修筑碉堡，控制西、北、东三面的对头山，并在各路设置信炮，如有警讯片刻即传到城里。还派人打入匪部，刺探匪情。罗自鸣原是温水的保商队长，反水为匪，他纠集穆瀛洲匪部一共二千余人，计划攻打仁怀县城，县里派去该匪部刺探匪情的袁兴培，将情报送到县城后，祁佐猷等即在北门加强防守力量，在南门营盘堡张设疑兵，以迷惑敌人。罗自鸣于民国十一年（公元一九二二年）古历四月上旬的一天，派人伪装成团练押解匪徒，想骗开城门，防守北门的警备队分队长陈华斋洞察其奸，把匪徒就地正法了。阴谋被识破后，罗匪即开始攻城，由于防守严密，战斗进行了两小时，土匪仍无法前进。后由蔡家坡碉堡的炮手赵兴顺发射将军炮（装火药三四斤内盛铁丸），第一炮击中罗匪所住指挥部（路坎上周家厢房），第二炮把房子打去一角，罗匪遂撤退去抢劫茅台村，那时我随同甲长胡宪章守卫营盘上。地方安静了，全县绅商士民，集资颂扬祁、陈两人，树碑在南门马公祠外面以资纪念，碑文为：“保邦未危”。

清宣统元年（公元一九〇九年）城中居民郑盈廷家不慎失火，延烧了西、南面大半个城，几条繁华的街道成为废墟。这是县城自建城以来的第二次大火灾。此次火灾后，直到民国初年才逐渐恢复。

仁怀县城所在地，山川毓秀，风景幽美，乡先辈张义超号仪之，仁怀县茅坝区石良坝人清光绪丁酉拔贡，曾任仁怀

县高等小学堂堂长，并参与编修《续遵义府志》。他在县城任职时触景生情，曾写下仁怀八景诗，县之八景今日变化甚大，故录于后以向读者。

云幛朝霞

苍苍云幛镇城东，巍竝高标夕照红。
天地大鍾灵秀气，河山不改古今雄。
群峰草木三春好，绝顶烟霞四季同。
我试凭栏聊骋望，一壶浊酒泻临风。

金鍾晓月

群峰围绕锁孤城，更有钟山逼后撑。
千载风霜长不蚀，万家灯火总无声。
江山那变鸿濛态，天地何尝鼓铸成。
日暮登楼舒老眼，苍苍云树夕阳明。

铜鼓晴岚

年来厌听鼓鼙声，底事山犹以鼓名。
劫火只余斯阜在，兵戈幸际此时平。
苍茫烟霭谁曾去，阅历沧桑总不鸣。
散步荒郊寻乐趣，归来诗句倍新清。

葡萄贯珠

井水盈盈只一泓，葡萄何事霎时空。
年来已把诗脾沁，日后还教道味同。
荇藻交横微荡漾，墨花涌出总玲珑。
始知泡幻原如此，莫艳于今世味浓。

鹿鸣晚眺

相约寻幽汗漫游，巍然古塔插天修。
近临雉堞炊烟淡，远锁螺峰草色幽。